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荆南安之訂譌

宗裔諸孫　平江震孟搜逸　書林張起鵬綉梓

白下時策較正

書

回胡僉判請交割（除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日）

某仰德襟期比布之竿牘纇飭謝言兹不贅吐首祈崇燗某幸甚區區此來得忝交代意者天將掤攀掛之緣使之拉湊一至於此惟是天賦偏於愚戇親見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聖主懇焉求言意應詔者必有中今日之故側聽逾久無能爲國家陳大計者私念上悔悟勇决如此而某蒙恩至厚他人既不言則雖跡遠豈容避其責是以積忧累日冐死投匭以冀一感悟天聽出關席槀以來首領且不自保況苟官職乎高誼不薄猶以同家爲情連屈軒車復畀翰墨一吏至又持公文以來周旋曲折無非眷愛某感激不自勝惟如前之義則有不可孤長者之意不敏謂何某尚留此待旨若數日後威命不下則是上憐其愚而寛宥之某當歸且念咎矣而非所敢望也所有添差僉判廳公用共一切不曾秪受或郡府不以某爲不肖他有情文則恐吏輩爲欺而亦某所不與知也本須具狀申府惟身爲罪人不敢自擬於屬吏之列得於晝諾之次敘其衷情則某之受賜甚厚也臨風拳拳

賀吳提舉西林　己未

某自九月赴京師時請叩門墻蒙謦欬備至妙語天然式相行色篋笥間至今耿耿有光氣第某解舟至豐城及聞新局肇更鄰麾茂畀細讀仕隱不同轍之

句則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轉瞬之間已成兩様雖然此非爲明公榮也纓冠褰裳世道有頼焉某來上下以鄂鄂故爲之源洞聞諸閫雲集而某正不多以此爲不足慮獨賜敎時則衡陽之事明公蓋已及之而中外未之信某以十月晦至脩門則聞聚毒已并流波浸漫秣陵荷擔之事蓋凜凜已兩月中間新相至則又得月十日定帖耳然我之緩急往往視敵之起息爲之則定帖者未可保也譬如一間屋前人放火已燒及旁舍僅僅得全宅未動卒急得一曉事人率衆拯救雖千百擔水未足以頃刻沃滅明公盖防防一大頭項也今事莫如表吉之急袁以改畀明公而鄉里又得平林爲重時有明公諸人必能一心同力以障潰堤之衝籍此無恐帷內間則病根未去履翁掣肘尚多雖言路大開而奸諛熏注之深搢紳多不能自拔徒聞應詔投匭則學校與布衣而已世變至此可爲慨嘆某不量其愚輒上書論其事區區以爲宗社有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於今日之難其得禍與否不計也今出關待罪已三日而

上猶未見施行未知後命如何藉天之靈祖宗之休明公之庇得全首領而以周旋於義旅之後不勝願也而不敢望也封事藁止於一本付璧弟全錄以呈似其踈狂知執事不笑且憐之否共惟節鉞交錫旌旗一新誼當專狀爲慶顧世變至此明公方任大責重以與上下同憂患某不敢作平世語也惟明公亮之引筆嚮風拳拳不備

回聶吉甫（號心遠）

某比道從鳴珂幸甚獲下膺龍之拜蒙眷愛稠渥侍樽俎間者連夕感激不自勝別後凡百餘日數千里行役貿貿於一來一往之間大可取笑伏承寶墨鐫教備至今天下大勢所以削弱不支實坐於文物制度之密區區直欲割去繚繞使內外手輕腳便如此而後可以立國中書言規模大槩所以纖悉上下其說則未也朝廷若不鄙而行之則台諭欲別置一帥如古方伯連率者又當再商量也區區之心旣不足以行於國退而欲爲一鄉一宗之謀正將擇險以爲依集衆以爲安但事勢浩大不量其綿力而欲舉之

善後與否覘無所及何如某乍歸冗劇使命日亟返姑此治報何當一日會晤以請所未聞

賀何尉（名時字了翁）

某頃揭揭入國時江皋祖帳爲意腆甚感激之私不自勝别後不圖世變沄沄天下大事幾去其始而駭中而疑繼而憂憤又繼而大聲疾呼以至於流涕出血相去近百日而展轉變化以至若此事變可畏矣哉其學無涵養不能謹其所發倉卒來歸求爲杜門循省之計糟慶雲在上以此月七日善達鄉國甫入境側聞一同桑梓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以廉茸貪以明易暗以神奇變異儒大冠縫掖交以程吳歸焉方謀奉狀至屏下而紫氣惶惶已移照隣次交臂相失懷此悵快當今事會方殷人才不競一杞二杞國家常病之今州縣之於執事亦此類也恫瘝澒洞之餘雖近於不可爲而開繁破劇如長才得以自見可賀也吉水之爲邑得之朋友見謂官錢無定額賦無正籍是以若此其竭澤也平林以鄉人爲郡念此至熟也執事軍期之暇爲之定制立數求爲一定之經惠

幸茲邑其庶幾乎

上丞相（除秘書省正字辭免不允）

正月吉日具位文某謹再拜奉書於其官某昨蒙朝廷不以不肖授秘書省正字職事某自念非才未有庸歷輒具狀辭控既而省劄降不允之旨鈞翰重促行之命伏惟聖天子之所拔擢大丞相之所提撕德至渥也某一介晚末跧伏深密所知不出田里大丞相勳名冠彝紀功大常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下上之人求望其位貌聽其謦欬不可得也惟聞弓旌紛於阿澗束帛徧於巖野元德碩望麟游鳳集於省臺之上想望風采以爲不圖此生獲見昇平如此詎意今者宸命收録於草茅鈞畫照耀於山谷恩光所被震悸不自持僕惟此舉不見於今世久矣夫大君者宗子居天位者也宗子之家相理天職者也自一命以上所以輔贊大君彌縫家相者皆將以分奉天之責者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敘有典天秩有禮韓愈曰天付人以賢知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

忱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天命人事常判然不相侔而前言往傳勤必以天爲訓者人雖藐然萬物備於我苟爲凡民則已大之爲聖賢秀之爲士天地民物孰非一巳之責任重致遠皆性命之當然也由此觀之用人者非私於其人爲人用者非私於其用近臣之得所爲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器大柄以自私曰吾能以富貴人下之人失其靈龜貿貿於勢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爲職而無復有以貴下賤之風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無復有比之自内之義天地失位人極不立人物悖其性往往由此者多矣伏惟大丞相勳在王家意在人物方且以不滿假處功以不驕吝處才開忱布公集思廣益嘉與天下賢士大夫以爲共理如僕庸愚亦得自列於兼收並蓄之下顧僕不足以稱所舉爲大負而由先生此心天命之所流行國家之幸斯世之福也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先生之用心以之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先生之用人以之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

其所爲而已矣由是而言自可比功於隆時垂號於無窮矣僕雖鬼瑣無足齒其於明時不敢自棄求所以無負上帝之衷仰承君相之惠將盡心焉某已於元日祗被新命謹别狀遵稟惟是屬有私役造闕之月日尚此遲之伏惟大丞相矜憫其情而原其後至之罪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某之補報知遇將有日也下情不勝懇惻激切之至謹奉書不備

通廟堂（溥論承心制事）

某卯時約慈面布心腹某昨歲四月遇先人本生母之喪以服制未定請之朝廷遂作假俟伺旨揮後來

此申未及下而某得効某以義起禮謂先人若存則於所生母當申心喪先人既已矣則某照承重例遂承心制自謂仁之至義之盡莫如此矣未幾龍溪友議板行天下謂某當有重服匿而不行一時聞者爲之疑惑後巽齋歐陽秘書守道爲或問衢州曾添教鳳爲詳目二先生發此精義禮意昭然大明某竊聞龍溪友議印本以萬李聞廣遐陬莫不有之既不能家至戶曉須得朝廷討論墳典禮意播之邸報著以

爲令使天下知孝子慈孫之用心而不至爲蕩者所惑是以拳拳致請乞下太常討究一番三月末旬伏領鈞翰特蒙先生照見曲折謂其所遇在禮之變所循爲禮之正且如昨者臬申已下禮寺其以爲定禮典正流俗在此舉矣四月三日忽得承受人報備至寺狀所申乃引紹興休寧縣尉蔣永吉與寶元集賢校理薛紳爲證直指爲其合持齊衰三年嘻其誤矣聖人制禮自有隆殺其隆殺本之人情切詳蔣永吉之祖妾直下只有蔣永吉使蔣永吉而不服則其祖妾爲若敖氏之鬼矣所以爲孫者須持齊衰今先人之本生母自改適劉氏之家有劉氏子孫持重服則主祀固是他姓矣是以某體先人之心則只當承心制也况蔣永吉無祖母今則某有正祖母在堂何緣可爲劉母持齊衰乎劉母之子既持齊衰某又自姓文何緣兩姓俱有齊衰之服乎又詳薛紳之母既稱爲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則是嫡祖母也當時朝廷止給假三日只從孫之本服所以薛紳再申指爲先人所生母爲服不可絕迺故有三年之制此正是承

重孫又自與蔣永吉者不同也禮寺不讀書不講義不明先王隆殺之意往往只據吏人檢坐故事見有父所生母四字便謂事體一般鹵莽中生更不曾子細致辨於同異之間今且未須論某所得服如何且只論先人之服先人之母改適劉氏既有劉氏子為服且先人係出繼別位又非本位之比先人只當有心制不當有齊衰明矣若先人有齊衰則某當以齊衰先人有心制則某只合承心制豈有先人本等止有心制而某乃有齊衰之服乎朝廷所行便作萬世不刊之典毫釐之間所當致辨別禮義粲然非有嫌疑又何難辨之有某承心制已一年矣今非畏有齊衰不願承服但可惜禮官如此討論萬一誤朝廷備據行下恐國朝會要上又錯添一典故不免貽將來

朝廷無人之誚耳今看來禮官未必解事先生揆之本心若以為某見行之禮既妥徑乞從都省點對行下萬一已照寺狀施行亦乞改命庶不悖於人心天理之正而古聖人制禮之意得行於今其於（綱常豈曰小補之哉）

後朝命下許令承心制仍著為令道體堂書

通江參政古心

某卽時甘兩共惟宮使大參相公先生芝山淸逸珎館宴超天相有道鈞候動止多福某昨歲獲走一介詣舍人門下伏蒙鈞念勞苦有加祗服訓辭至今亹亹俯仰山林感慨年歲又若是其闊踈矣某官百年幾見一代共宗司馬居洛而相天子活百姓都人西其首而望張紫巖杜門白首而嗣皇嗟嘆用晩倚之以向中原先生今其人也上方舉元祐故事勤於夢卜旦夕爰立言人似聞先生不以此覬於當世而當世以此祈於先生惟先生重愛眠食以幸世道某屏伏田野蒙賴鈞天之庇守先人墳墓幸無關狀追惟兩年間口語橫出先生進而廟堂退而江湖德於其人如出一日傳所謂生死骨肉之情也報答已知言語抑末傾竭犬馬尚庶幾於門墻專人上狀百拜起居衰[illegible]皇皇未遑納拜心之沄沄如此江水仰乞鈞照

通潭州安撫大使江丞相

某在門墻諸孫輩行中而所以蒙鈞天造就知愛綢

繆獨出乎諸生之右然號爲登門垂二十年而至今庭下無愈之迹古人負笈從師不間道路之遠某乃不能自拔如此殆不可對人言也兹者誠不自意先生手提玉鉞作鎮於重湖以南而某適以臬事一節奔走於賜履之内昔者瞻企台階坐霄壤隔今乃得以諳大府受約束有一日斂板之便豈天殆爲小子計乎某始以親老丐祠既趣肯下再請則瀆如是姑以單車出門巻馳驅數旬又須乞便郡歸養耳某四月八日辭縢下留廬陵城中始聞先生拜乾會節於清江亟亟追逐牙纛度宜春杏醴陵間所蹉跌片雲間耳兹專布狀重謝不敏且致恭先之悃叅謁邇只邈風距踊

與李復卿（長弟初赴臨安府司戶日）

某比者吉鐲子墨祇詢消房留連踰浹甫拜答灑蒙不彼外感荷感荷兹專布區區之心壁弟不顓竊第奉常受官京兆初欲鞭策向上工夫故多求山林歲月以自爲地事不可料欲緩得速東行且有日矣此弟雅欲致一朋友相此遠役大冠峩如大裙襜如服

斯服者不少也而流俗薰蒸靈龜磨蝕區區所爲倒指以爲迂而他求所謂不迂者抱膝長嘯寡和柰何執事氣藐餘子言根古人疇昔之日幸接光塵論議之末共爲慨然其誠有得於同然者憑恃襟雅僭欲屈致崇峻以副前所期此弟天資每與義理合喪本心以求外物則自保其决無也惟是闃深慱邃之學汪洋演迤之文日力方來正將從事執事與之處公餘得商畧上下交聞互發他日此弟其殆非吳下蒙乎某敢不知自交際之道莫重乎其初輙拜此紙以將盟言聘資不腆別儀并致不敍萬萬控謝不逺

與孫子載（季弟與從弟從學）

某聞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時而爲師者非其家之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屑屑於言語文字之末而聖賢誠正修齊之學葢皆在所法焉小弟肩項相齊學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陋而未有以開通氣習之浮而未有以檢束故修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某於古者父兄之教旣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卓師範之尊嚴是於執事乎歸焉區區所以

屈致之私問嘗致稟千金之諾敬聞命矣交游之道莫重乎其初禮有聘謹肅將以前并令二學生俯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與胡觀洲季從

某童而習之授業解惑有所自來惟令父族母族衿佩而立受道者七人焉將同堂合席以私淑之輒恃鉗鎚之舊爲此數字以北面請歲以緡錢百上之隸人禮有聘奉芝楮二十千明有初也吾未嘗無誨焉惠徼福於夫子謹謹奉狀伏乞台照

與楊學錄懋卿（字[illegible]九學前廊）

某比僕僕來京師幸甚得下脣龍之拜辱賜之不鄙軫顧稠厚關外之別江臯之餽所以致繾綣者尤甚感激不自勝第恨匆匆聚會不及爲頃刻之情以慰滿違年契闊之雅回首天上瞻企拳拳茲有稟事朋友蕭丈名來新新參之客也此丈可人且身事端正無復頂冒異同之弊揭揭而來欲赴春參鄉同舍往往望白雲而歸其歸然爲游學瞻仰惟執事耳其所參務本適在德星躔次之側特來展先達之敬不揆

遒瀆道其至前得蒙與進稍與之温存使不致落莫區區之望也

囬祕書巽齋歐陽先生

某因朱月窻來伏拜誨帖辱問璧弟意極拳拳近僥倖受縣一出師門玉成之造後生從政未知嚮風惟先生終教之耳金鉏在質庫某處約之甚恨未能自取之乃勞先生厚費如此山林中亦無用此物先生儻乏支遣不妨更質錢用第常使可贖足矣吉甫一去連旬頓孤龍頭之約時且向熱矣奈何因便价到城伸紙行筆嚮風馳情

金鉏乃先生爲景獻太子府教授講經徹章上賜也巽齋借而質之故先生云然道體堂書

與前人

某尋常於術者少所許可而江湖之人登門者日不絕彼誠求飽煖於吾徒之一言吾徒誠閔其衣食之皇皇則來者必譽是故不暇問其術之眞何似也先生之於應酬也亦然[illegible]是書之作爲一星士姓朱名元炳字斗南號月窻則非前者之謂是誠有取於其

術矣斗南吉水文昌鄉人去吾里三十起田間談命高妙精絕盡奄同袍試以百十命應對如流而人品之大槩皆不差異哉術也問其所得何書則嘗汗漫於十數家而其末也會歸於李吉甫林開之說吉甫之書人多有之以其深而不能詰若林開則人未有得其本者也斗南會二爲一而又以所得於十數家者間出而正之斯其所以獨步也某既與之訂正二書又詩之以見意其別也欲詣門下求品題某告之曰先生品題甚易至之日爲先生請十數命某也如此某也如彼爲先生鋪陳之節先生亹亹豈惟品題先生心肯轉相汲引即予命通矣斗南曰諾探其中欣欣然殊無憚色他人泛泛得先生增重多矣未有如斗南肯以術而取先生之知者也是書也某何爲而不作事出專白故不他及

與前人

某前月二十八日因朱月窓來遠迓草草一帖致起居不知是日正先生到家日也後聞稍避訪客住某寺久之然恐訪者即所在相尋亦未必能盡避也某

九月十三日方及門值鄉榜未揭此一月中相過者有數近數日漸漸增多來者必數百里或百里不容不少款閑居寒薄殊不能支而妄有干請者紛然多不相亮甚以爲苦先生昔者於應酬亦苦之今猶苦此否嘗蒙見示每許人作一文如置一針胸次今某畏爲文詞亦類此矣習嬾亦是病先生以爲如何念久闊尊候亟起援筆請所以誨朋友以某遠歸間有以羊麪問勞之者某不敢私輒以一羫一石獻之庭下某昨在宣州不敢攜木瓜宣州人不相忘近却有以此爲意者知先生嘗須此爲藥物謹并奉四枚一笑留頓幸甚

回劉架閣會孟

某伏蒙專劄垂示先夫人誌銘伏讀驚愴靡已古心先生藻發清言垂光罔極慈靈有知含笑地下若此可以無媿人子矣遠日餞至柳要載途追送傾城素車銜尾某於夫人契家子弟以故不能攀望引紼負負幽明不勝愧恨謹成些章一少紀哀悰以授挽者伏想隨車號痛涕如綆縻孝在顯揚願寬毀瘠臨紙

下情悽切之至

回衢教曾鳳先生（字朝陽號秀峯）

某數月於師門極間闊顧山水荒唐不自知年歲之運運闕禮多矣尚庶幾先生索之於形骸之外別後得二子丙寅戊戌庚戌丙子丁卯壬寅甲午丙寅命不知孰勝乍嚮風水即得三地此須巨眼以爲然則然向牛肉坑所結砌者今知其大謬爲棄屣矣深之昨所問館莪否何所固必新正詣清湖行禮亦不見訪往往泥哭則不歌之意非有他也屋見說漸就緒先生鼓舞倦矣宜作意身事悠悠何爲行日可得聞否春和景明其間一造盤谷亦可遍觀先生所謂實者更願撥剔而後來一來須十日乃可歸爾悉俟面賦此不能盡

回李宮教應華（號肯堂）

某項以附伯昂令姪書後未悉起居深之令弟來聞病目少寬爲之喜幸日欲專价詳問飲食坐臥之節塵坌因循心甚愧之昔人云身在則有餘舉天下紛紛藉藉不如意事屏置度外專精神事醫藥靡有不

濟恐吾目所受病方將驅除而又重以吾心之不寧是滋予疾也用敢於岐黃忠愛之外輒奉清心一方爲獻願於大學弟七章加三思焉偶璧弟有介歸就有京書達左右輒并遣前薄物將恍徒覺塵瀆臨風馳泝

與朱太博埴（號古平）

某山中相望數舍而遠乃心精微無徃不通僕十年受用順境過當天道反覆脉者旁午七八月以來此血肉軀如立於砧几之上虀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僕何所得罪於人乃知剛介正潔固取危之道而僕不能變者天也僕誠不自意乃於寒舍千步外得一陂陀溪山泉石四妙畢具委曲周遭可十餘里蓋其景趣兼盤谷環滁而有之而其曠遠縹緲或謂南樓劣焉騎馬囊飯朝徃昔還率以爲常而山外事一毫不接耳目矣僕嘗羨君家山水之勝幾欲作意植杖其間而未能也然自以爲旦夕必償所願不知吾壺天可以屈公一來乎烟霞泉石此不足與俗子說處知音者自不同正恐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余月心來

拱祓寶墨惡乎而不用吾情適凝祥觀蕭道士來訪其別也曰吾將造古平爲之書以復命且道予懷而假道士爲郵焉某比及門卽拜狀聞車騎在郊外正欲嗣訊韓星忽來偉然朶雲之贈故人渠渠勞苦行役諸兒那識此意曉起入山新流沒岸棋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往如此盈虛消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知者謂知可超然一笑承有訪剡之約上巳前後擬山行數日須主人在竹所方可乘興分沙一席已戒白鷗退避矣呼燈走筆馳意沈寥　某比及門

又一首

極有磊磈欲從執事傾倒一日雲山滄灝灝焉余懷忽拜義獻帖宛然玉立之參前倚衡也垂諭前城李氏事讀之甚駭近有假爲黃節幹者騙寫其家田莊鄉廝既見之發覺卽其迹於墻壁間矣曾鑑何人又肆無狀欺愚嚇聾一至此耶某平生所立謂何豈有退居林麓省咎敬威我自爲我而青蠅紛紛每使惡聲至耳莫爲而爲莫致而致非命也耶勢不得不榜謹納一紙幸轉之李氏以破姦猾者之爲使人日爲此等救過之事不勝浩歎其向者因及執事出處常

誦伐木之詩今書所云猶若未悟亶答之次臨紙惘惘

回鄧縣尉中甫

某入山愈深於所尊敬嗜其闊矣前年足下以書議禮得一往復最後賜誨迄今不能報論其形跡何前之恭而後之倨歟坡云人情重往復不報生禍根后山云一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人之度量固有相遠執事知我宜可無前日之事今通國識其用心由其未定而言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自其定者而觀之輕重銖兩固皆當然言語文字幾乎閏矣昨書皆精義所發卷爲一通謹而藏諸後有作者將爲此興起客從吳齋來能言執事日從翁樂甚因款客坐亟亟援筆寫此悄結授客以轉之左右學之不加感慨年歲山澤雖遠尚惠一言臨風拳拳

與顏縣尉復古

某自春末得一夕承顏色接話言外此皆瞻仰之日追憶是數年來書簡無虛月分袂亦不太久未有如今之疏者也然私竊自解則曰此其迹爲然不足深

計知足下得我同然與否茲者恭承少迂蓬山之步暫爲梅屋之游脂車有嚴滌篆伊邇豈勝賛慶執事自此開張清途摩拂碧落固其分也顧徼富貴利達以自致其身貴且重者崇論宏議所鄙者也不當薦是爲賀惟邑於民社爲最親惟少府於邑爲最要平生學問藉是得以展布潘輿康寧千里迎奉調態嗜苦試慰茲願是二事深足爲年丈賀也某雅聞說者以某日戒途懷甚惓惓將祖帳道周栝酒爲壽屬有牽制不能來謹上狀幷致薄禮以昭區區惟容頓是幸州平陸夷行者有相惟秋深殘暑未央更乞顧輔崇重以前三接九遷之寵隨軒德輯伏想喜氣方來錫羙山則別後或有鄉邦驅策敢不下拜

某歲杪得承便駛遺以瓌麗故人千里之情藹然可掬感鏤其如之何茲得嗣書於令弟來歸之便尤見崇篤喜審議論於帷幄之親出入於錢穀之會滿腔磊磈庶其有以自試矣來敎自咎以爲淩淪汨於俗吏之歸此意固超人一等孟子論仁賢而必望其有政事財用之效蓋積用聲猷不可相戾本末一致焉

得就此以遺彼自賢者徒以清浮爲高而無益於實然後小人得以事功自詭今日挽回君心轉移世道吾輩正不得不自力尚可以俗爲尤乎伏惟尊同年其懋勉之頃承刋委比於敬巖之前亦屢說項非某私於所親名德如許區區欲自默本心亹亹自有所不肯此老亦既有所許矣坐席未温遽爲林麓之歸一場說話又付畫餅雖然長松在林利錐處囊翹翹傑傑旦夕諸公争羅致不暇瑣瑣愛助何足爲說某奉祠侍親頗於讀書有一日之樂朝市紛紜怨謗之府某雅欲退藏以遠罪咎賜教極得同然之眞或政事之足爲庸陋矜式毋惜刋曉一二因以其報情悃非筆可既專規嗣布

與聶吉甫

某於斯文契濶數年於此載酒問奇豈非夙心而相望百里離群索居甚負此愧以其傾嚮輒私布之先人季子生二十年矣號曰學文實未知方有從弟一人同堂而習年相若而相似也閤下沛然古作藉甚時名所欲北面而從事者衆區區欲使二子者私

造化焉間者疑其不可諗之朋友固以爲請不圖閣下不鄙夷而許之敢專書以聞閣下屑與之盟豈惟二子得以受教僕也不敏實嘉君子之賜援筆荒蕪臨風切切

回王國智

某歲前作稟字輒致松栽之請專夫十餘虬孫載道一日塞破吾屋卽乘天時遍布滿山矣異時車馬相過山神欣然迎拜必曰此吾東道主云擾甚布答虜率別作謝狀

與劉司戸三巽（號古梅）

某自別不獲奉起居忽聞小爽調攝昨見當風輙睡不禁生冷嘗憂其必爾看來衛生之書誠不可忽也心遠云來時及拜問已幸勿藥極以爲善暑天將理正未易某欲助數藥而不知當用何品謾遣芝楮百千爲意且宜深自愛護俟其可出見訪未爲晚也南史正本遂可得否便中謾得介意爲荷調侯草草他規嗣布

與胡端逸

自別後日在山間搜奇剔恠得二所曰閟微曰上下四方之宇幽閑曠邈超偉軒張其奇又在中磯兩峯之間之上君再來足以抵掌大咲翠晚又攺曰浮嵐暖翠釣雪攺曰六月雪特立攺曰至大至剛以直我非好怖地適足以當之君謂如何新昌弟一介至門館穀之議諧矣專人導其來庭下請君蒞盟江南春小天和景明山靈川后畢獻萬狀欣然有應接佳客之意不遠二百里杖屨容與乎其間不亦可乎淩遽信筆未究欲言

與黃主簿景登（名瀛）

某輒有所請鄉州有俊傑士曰胡君名天婦端逸其字也十年前學校定交意其旦夕獵獵乘青雲而上尚遲決科忝其命然心甚敬且念之來山中聚首半月且留度重陽問其館穀則未有所嚮也此君有能賦聲於應用更高好自修飭不爲流俗足下若與處日從三盃豈曰小補之哉其家事自好而嚴君主之端逸歲得百千上下則從人泰然矣萬一賓廡無虛席則明年君創員以料理之多費以取友美德也端

逸畱山中若蒙雅報見及相其受幣而歸是所至願

與劉正伯（知瑞州日）

某江滸分攜流光如駛每荒城雲合笛韻沉沉吾故人之思未嘗不往來於懷也禿筆鉗書曾無暇晷東風順翼乃有飛牋如之何不喜執事垂光虹蜺濯髮雲漢少須暇之駕秋濤而湘春錦矣燒尾光芒薦靈角尺山中猿鶴先後光榮某癡事未了誤渥徵行三辭弗俞旨且俟代持其瓠落不敏者如之何而任劇哉託愛宿昔不同他人何以教之因風馳泝

某久不交訊坐積尊仰忽蒙專价惠報冦專桑梓驚動南望惻然正具復閒得鄉里信來乃聞十六日破玉山次日破新安吾鄉必不免矣財物所未論屋廬所未論不知一鄉人命是時得脫與否未有嗣音爲之哽咽已作書控倉使乞兵剿威某即日交臬事當以威冦爲第一事毋慮尊公朝議近況想安適謹附拜一恍郎君新功日富次者且聯翩而上矣可慶可慶草草修染愧甚膚師

回鍾叔玉三帖

某杜門避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到憂疑間聞命誤節湘羅笑人方循墻丐祠以安半栽倘拜俞音春晝花陰猿鶴飽臥亦五雲之寮蔭也衰褒渠渠餼禮郁郁固不敢當亦不得不拜草此稟酬尚規裔謝

某昨承令嗣子京相過眉目森秀眞可喜也承以至德觀牌爲諭便筆偶已染就今謹封納切希視至伏拜寶翰寵有臺餽塗抹無年之詩珎重來牟之意我之懷矣我之懷矣親戚往來本無所不可受獨其名曰前日嘗爲某事也若然敢不重拜以辭吾黨相與誼如一家緩急相附情之所有而足言謝哉非曰不恭其所操挾如此薄言稟報未旣由衷仰幾台亮

與隆興黎節判立武（探花）

某自大名震盪以來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領願拜實不不知前此固嘗坐下風而揖餘光也去年汗漫一出道過清疊邂逅捧檄歸省江皐草草相見道舊恍然驚喜過望至洪甚恨匆匆郵亭晤語外無從嗣集蹤跡展轉重見黃花所思天一方令人回首某侍氣類之同輙以士薦漕闈新貢元劉君子俊吾鄉清淑之

英也所居門巷相接文學卓然可稱遠器今年以登仕得舉士者以爲晚旦夕詰星臺下謁一世龍門以求執鞭爲耻敢告賓榮許其湯刺見所未見劉君歸可以語人矣西雨南雲臨筆馳泝

與劉氏章　子俊

某自湘花別後其人如玉夜夢見之名綱猶兎苴然不足以得横天之翼每爲咄咄三歎空同上得書乃知猶爲修門客何番滯周南之甚耶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又云棲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青山屋上流水屋下歸來自有樂地乃欲以外物之盈虛爲面顔之有無爲執事者左計也柔輿而逐萬里足下可以遠道爲諉乎某昨報舍弟令贅千騎之歸爲奉薄鱸想已稟達歸哉歸哉鱗紙引領

與游制幹

自去年滄浪使者歸米氏真帖又三四往往多從景明便爲來也洞門竅深雲山千里騎黃鶴跨白鶴悵不得一日共君共聞風雅比興韶鈞交作長軸大册一再寄意而不佗鬼神悶吾山數千百年今而後衣

被雲錦草木澤澤光價益倍章之三十二詩四時朝暮之變皆有其象獨以一詩當一境則有不相似者混萬顆珠璣作一片圖畫而江山無異辭矣謹頓首謝頓首謝子秀別三年漸成六考通籍金閨止爭浮圖一額近書謂赴吏部銓將取一闕人豪如此猶落彀子遐豈非朋友之責哉歲月易老功業宜壯早改官去卽伏麾建節無滯碍男兒事庶幾哉某當年間亦大參差江西代者激爲波濤使人彈指剝剝賴君之庇天日皦然今可以適吾山水之陶陶矣比詩云日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餘番醉君念我悉度欲絜我近況不敢不白某惓惓故人之意豈一飯而忘顧數百日內不能專一价附書殷鄭又不敢信以是契濶靡卬克塞懷抱而未有以發也李彪請假歸道出琵琶亭下率然伸紙意之所至不擇言語臨書神爽飛動

與杜教授抑之（字伯陽號帶溪崇仁人李梅亭高弟）

辱早春第一帖遠佩意甚眞每一念吾弟輒思老成吾翁一出幸無他微執事教訓何以臻此不知菖蒲

前後書琴得至山中否近來心思稍清頗得專意研討亦時不廢吟向嘗令吾弟訪問南史正本與晚唐百家詩想亦可得如未也執事試致意焉古桂留館中日得誦習毛詩因知求選於選止可爲選之子孫求選於三百五篇則選之兒弟可進也相見當爲執事傾倒之偶遣一价信筆布露馳泝雲表

回謝教授愛山四帖

雖塊坐深山於時高人韻士鼎鐺獨無耳乎載酒問奇道之云遠徒有是心而未之能也不圖五鹽道院屈居仙客階蘭砌玉與亭芝相照映每思吾仲取友必端未嘗不自歎獨學之陋手書寵貽清揚流動雖未見猶旣見矣何時簪盍慰此忡悰臨風馳報書不盡言

寒簷積雨抖擻無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某落落白雲間一疇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褒惜所蒙君言過矣然醴露濃郁波及溝斷企瑞芝而遐眺佩金蘭之永好也美人一方書琴自適爲誦停雲三過

日於仲氏便价得書振衣快讀恍焉眉宇之迫吾睫可人不來蒼苔滿徑得無忘把酒看山時約耶西風逼人桂香浮動天池鯤化搏扶搖而上之捨愛山其誰屬魁卷紙一幅納之文房衣被琳琅騰翥光景褚生輩亦將侈其逢矣薄言占復掛一漏萬山中度日如年落葉蕭蕭涼月墮砌起視寥泬安得知己握手長吟寫胸中之耿耿以相慰藉耶杪秋餘熱猶壯二豎者雖相戲而不吾虐予亦從其所爲倉扁輩未嘗骨骨然也久之不覺脫然去體是又不治之治有勝於劑餌者寵貽手札問勞渠渠故道其所以然而以復于執事

與盧陵劉知縣廷薦

采山釣水飲食於大夫之境三年於茲門無公事得至於百里之室幾於魚游江湖而忘江湖矣伏諗解印西歸揚舟東下昔者河陽之李今茲南國之崇諸父兄子弟服習長者教訓恨不留鎮此土雖然此一縣之望也縣私士子入無所不洽是中都索包總有相道焉行矣僕將大其所觀某山深閉門杳無城郭

信風傳令尹新舊之交未及馳慶乃承手書顚走告別江頭折柳柰何不敏爲之漸對將命四壁空寒一無可爲載月助者知心天遠解后何年詹泝風帆江空渺渺

與盧陵李知縣詵孫

某邑人也聞令尹之來不能隨父兄子弟迓千騎於郊外敢自訟以書惟高明察之某茲審承命九天涖封百里初條甫下閭境爭驩諒爲慶愜某官氣宇鴻明風猷駿厲修程步武空萬馬以無前淸水鋒芒解千牛而不頓吾盧陵號壯哉縣詞訟雖繁而詩書之家衆版籍雖廣而期會之事省約之以淸淨揵之以平易以公之才恢乎有餘地矣會成美錦遣趣温綸某骫髒一世之洸浮人也所占籍處在治所之南三舍而遠雞豚可千戸民淳俗厚僕也相忘於漁樵而今而後其得一廛之託矣僕實何者首辱牋函以此事當路之尊貴則有矣區區何足以當之輒裁牋賀上井鐘鼎大名歸璧消吏伏楮卷卷

與盧陵陳知縣克舉

昨歲京華天作解后每念晏公在陳歐公在潁一朱二蘇千里往訪竟日從容以某不才受知場屋且二十年良覿乃僅如此視予瞻子京諸公不知何地著愧匆匆汰去過荷遠將一目江空暮雲如水渭濱之首寧爲他人回哉茲者伏審肅持鳳檢出宰螺山車馬實來旄倪胥舞伏惟驩慶先生聞多而學廣事熟而心精華力千鈞捕龍蛇而獲虎豹雲衢萬仞騎麒麟而翳鳳凰未抹馬於天津乃著鞭於雷邑竹松林裏不妨簡編之尋堯李溪邊細數枝柯之長小紓盤錯便起扶搖某閉門山中傳來邸報忽覩先生爲吾邦一來古人重師友至有塗竄片言隻字以冀萬分益者鳴絃千室中有老門生在焉知公不能用其慤然矣惟素性疎懶無城市蹤跡謹避聲利不沾借於公私自今以往陰陽和風雨時曉猿夜鶴左花右竹吾君吾相之恩亦吾座中之惠也剽聞前茅在郊謹具劄于候迎臨風馳往

回樂安庠知縣元齡

深山中俯仰漁釣久闊時牋使者忽來計一往一返

殆幾千里君之厚我感無有極他人作縣驚惴若不可以一日先生爲之優游政聲洋洋乎盈耳難易殊絕蓋必有爲之本者旦夕細滿綸綷在道壁弟以斯文受知僥倖通政書來謂注邑當在春季繼此望洋方新尚賴教誨庶幾自淑刋曉寺記微獎乎不及此惟平生於浮屠無所見非敢有所攘闢於其家數全不曾從事耳恃愛直布尚覔方命之誅嘉貺頓拜薄物非所以爲報臨風悚亥

回劉運使應龍（號實齋）

比承一介使人陟我山麓間外自海外來執事惠綏一日之好其與人也重以周則既感激所蒙致其多謝之私矣未數日從驛吏取近報伏審升班西閣移節南昌提封不隔於故家父老相誇於盛事仰惟慶愜其官揚休山立王潤金相方其爲御史也風采所撼聞者澟栗及其將指於楚越也滿腔惻隱人所不滿之處入麤入細之規模可以槩見歸來麟閣還本等地位已竊遲之江西固紨延首福星誰爲朕行弄印未决公未至闕下就道相屬亦曰此公鄉里煩公

歲月又將出少府節召公歸矣某鄉鬻者得節亦曰鄉部後來召罵數月而不休嘗試思之近年如宏翁矩翁未嘗不漕本路而二老之所以鎮壓羣動者年德位望自是過人而持斧之役旁午豪譁又非計使比也今執事繼二老芳躅仁聲賢聞之著於人久矣萬無不及惟有過之此所以宜賀而僕之所以亟拜此書也前茅山嶺聞已多日勢必馳上吳青歸鈞山以俟命上方屬意賢英亟疾其驅惠我江國臨書不勝瞻依之至　宏翁包宏齋名恢　矩翁曾矩堂名穎茂

又

耕釣山澤飯蔬飲水不自知歲年之運運也使者維何云自南浦飛雲五朶居然下之寒谷陰崖氷霜積沍春風不擇地而至有如此者某官天和晬穆地望高清夜占天文福星直斗牛之分薄蓬萊厭承明爲桑梓此來釣山之下雲露噴薄油霖甘露流注乎大江之西部人歡呼吾父吾母帝曰勞止歸遂相予僕何幸身親見之某山人也其於當路厥有等威不敢屑屑竿牘致歲時之敬謙尊而光禮出倒置德盛仁

熟悚然稽首落霞孤鶩水天茫茫既不克傴僂請拜棨戟之下心之精微寄此函尺永言歸嚮江流知之

與袁守雷侍郎宜中（號省身）

某前年赴宣州道滕王閣下望山川英氣稽首人物欲擁篲造門而舟車異趣僅能拜書問花竹平安而已亡何蹤跡展轉不遑嗣音歸臥蒼苔益以疎闊其戀戀門墻之心固如水之必東也某比者伏閱邸報竊審小紆紫橐近擁銀符吏竦旌旗人傳襦袴共惟驩慶欽以某官抱經濟之祕稱磊落之豪青天白日鳳凰百年美瑞高山深林龍虎一代傑魁上方籍寵側席圖致太平甘泉舊臣不當越在遠服名藩歇馬姑曰起家徑執事樞旦夕有詔某庚午一出殊與戊辰相似去任匆匆取咲當世杜門深念益求寡過未知所以稱塞於知己之道君子不棄尚惠教之某久聞紫馬赴鎮空山不能專介申賀適逢過客輒寫其私以自附於大廈燕雀之後相望一方馳泝切切

與中書祭酒知贛州翁丹山（名合）

晨起冠帶輸寫積誠世俗竿牘曾是足爲有道者言

惟高明索之形骸之外某青原白鷺書生耳童子何知乍習句讀凡先生之精神意氣粲然於言語文字公之天下以淑後學某皆嘗得以朝斯夕斯焉衣被遺餘曾不自意早以名知於人有我師焉生同吾世驅馳四方乃不得解后某日夜興起謂當何時而後得免於常人也流年堂堂實勞我心共惟某官孕光岳之精叅天地之運大忠大雅萊公文正之心不倚不偏伊洛考亭之學斯文落落上帝惠顧天門夜下龍虎章授公以柄轇轕璇璣經幃星辰公從兩制稍發蓄積然後坐之廟堂爲天子興建禮樂洗千載房杜之陋太平之期適當今日某退歸以來有泉石十里足以爲適浮空變態日過其前飯蔬飲水自求吾志竊伏思念空同鬱孤如在屋角平生悁結云如之何輒因此時以姓名通之門下一言終身尚庶幾焉圜丘慶成上方親事少府出節必以公歸迎拜東帆螺江之滸以其時可矣山斗高明臨風切切

某伏自空同玉節順江而東獲從中流迎候鷁首雄文鉅册閒想象變化如高山深林龍虎不測不圖解

后遂拜堂堂風流雲散一别如雨金聲玉色夢寐以之自先生振衣登朝手提文印以照四海國家誥令典冊煒然先秦西漢之上學校之士莫不從風興起彬彬郁郁爭自磨濯以正法眼作大宗師世無歐陽不當在弟子之列某知稽首矣主上尊德樂道師用賢哲論思獻納日聞正言孔孟不得用於周光禹竟無分於漢才與誠合學與位偶儒者之遇未有榮於此時者也大學之功用至治之福澤何幸身覩見之某疏脫之蹤分安山澤起家誤渥忽畀龍藩閫命彷徨莫知所自如聞天上聲光欲借非一意若可與從事斯文者自古聖賢之佐英豪之輔莫不垂意人物薦進拔擢爕天功經人極罔不在此共惟盛心卓犖度越流俗而某則非其人也夜瞻紫微徒有頓首脩門懸隔久曠音題屬請事祠官肩馳一介輒鳴忡惙末即趨摳願言玉持金護爲世道自力臨風切切

賀翁丹山兼憲

某熟覵一世靡然風塵刀筆何從縱横旁午架漏於士民之上而世之言人材者率如是而已安得結輩

落落參錯布滿天下使萬物吐氣僕嘗擊節於斯言悠悠空山誰與語此茲者喜審肅將繡節迺涖銀符山川不改於空同風采一新於江右共惟某官淵源接乎諸老氣槩聞於當時人物耿然眞中流之巨屏文章偉甚稱南渡之當家輩行諸公鈞樞十九夜半一劄趣歸蓬萊以其時則晚矣上方式敬由獄乃眷西顧非有志念不足以洗寃澤物非有力量不足以懲暴詰姦故予環之寧涯而乘傳之若肩太平之責正在方來以公歸今政枋焉往某碌碌不如人獨有愚戇不能改其素追記前年目乘君子之器他不足道惟姦宄豪橫稍稍鋤擊淺之爲日月雖未得盡行吾志庶幾無失職之恨人情卑淺憚繩檢而樂姑息別猶未免鄉人譁訕朋興以要其得罪於小人也果矣伏惟先生昨者不賜鄙夷心聲往來藹然氣類之意某誠不知何日得以執鞭下風忽覩除綸心目開朗我輩從事俗吏奪氣豈惟爲一道賀實足自壯謹專人上狀頓稽庭下少伸門墻燕雀之悃蘋藻薄羞

別紙惼悚

賀江東憲方逢辰（號蛟峯）

某嘗公在蝸蚓時嘗奉一紙書至于閣下書上未幾而公歸蛟峯矣譬諸草木臭味實同詹望雲山臨風切切某玆者恭審升撰祕丘宣威直指西臺與政益嘗識潁濱之文東路洗冤亦以行濂溪之志六然初篤一佛歡傳共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揚休而山立言語妙天下材稱一代之奇出處重本朝望在諸公之右自夾侍玉皇香案等而上之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國家亟更迭之制江湖一節煩公驅馳式斂由獄以長我王國公所學在此歸哉歸哉中詔在道某山林之下靜觀世故其於君子進退安得不致其卷卷芝山父老迎擁星軺以時考之可矣輒馳一介自附於門下燕雀江水東西心期天遠臨紙欲飛

賀前人除江西漕

某束書歸隱有釣遊之所曰盤中兩山對峙間以小溪日步溪上極目滔汩輒自以爲晝夜不舍此溪水會有達鍾陵時而某塊守漁樵則曾此水不若耳昨孟君壓從番禺遣介來嘗爲書附申起居相望千里

亦不知上徹果何如時也某茲者伏審班仍寶殿節峻氷臺貫索沉沉方轉芝山之曉使星冉冉又回南浦之春一水東西二天今昔伏惟歡慶欽以某官寒苊五幃絶岸孤峯生濮子陵之鄉雲山一日泒唐處士之譜風雅百年雖巳跨鶴而望蓬萊猶肯濡絲而陬原隰濂溪道脉雙井詩香流馬木牛旣無媿於千古落霞孤鶩應可對於二公所謂旂常特吾慷袖某碑兀抱虛真無所用於世橐六轡使江之左每依餘光以白映帶今也一畆之宮環堵之室囿德宇而處自茲以往夜月如水猿鶴不驚田夫芸子各適所適則何啻如天之福郵傳所至不勝燕雀私情卽日謹奉書爲賀臨風馳泝

回許祕丞自（號果齋）

某火龍之歲從集英門綴行而出風流雲散回首參差不自意去年待罪闕下獲接英游心事流行日星垂而河漢流也湖陰送客風露滿衣移語崇朝英槩亹亹歸去來山中至今夜夢見之新昌小弟夙被獎知甞寮之情始終一日伻來逝示五雲光怪照室此

豈四海九州無情人耶鄉風九頓首尊年丈山立時行日光玉潔長樂鼓鐘西清帷幄終當著身風日不到處轇轕雲漢經緯星辰爲天下開文明太平之運某被服光潤實與有焉某既還里閈入山讀書杳不知山外事天上故人重相顧念適逢便武輒謝所蒙餘祈爲斯文珍重慰此引領

賀倪提舉普（號警齋）

某寄跡提封某水某丘童子所釣遊君侯實照臨之報政將一年矣某猶未能以民禮見自盤谷西南而望城郭在焉相對五雲輒移時不能去某茲審宸綍鼎來庾臺肇建讀皇甫記已蘇今日之疲民傳紫陽心又舉向來之荒政風行新令雷動歡聲欽以某官神馳五兵才入八面作眞御史以直道而事君稱明監司行本心而澤物公來青原父母其人屬時常平弄印六服牧伯無以踰公者西江涸轍久煩公拯活歲月少府出節中詔又冉冉出建章矣某自聽除綸郎次自俯於門下燕雀側聞雅志引鄰甚眞上方倚賢者以共理烏乎能從臺治一新境内爲動某甫及

拂紙行墨以賛東注之盛嘻其晏矣世俗所以事尊貴以鱗沓從事公有道人也某不敢出此臨風飛動

與新知太平州趙月山（名日起集英殿修撰川人）

某去年待罪闕下幸甚得一再交書幅中獨樂近在吳門入秋正擬專介候猿鶴起居會去國不果黃强立自竹所來相見於六和塔下遠蒙寄聲多謝故人厚意自是而入山愈深杜門掃軌無復南來鴈足矣璧弟學製新昌新年見告二月遣人詣門墻通問輒寄所思寫之竹筒既行伏覩除目欣審仍班内撰領權東藩一札起家千乘載道共惟驩慶執事青天白日之質望之知爲正人千兵萬馬之胸識者推爲豪傑六合悠悠風埃滿目所謂江左管夷吾公其人也偃蹇起伏如神龍天馬不可羈牛渚天門一瞬萬里亦足以發其中之所存矣天下事方有賴於公時來爲之執之能樂某夙昔荷相知出入一等以此不敢自菲薄一別十年浮雲進退何足爲達者道而學不加長每每自憐久不見叔度鄙吝固宜自今得聞一言三日後刮目未知於吳下蒙何如也偶遇新昌便意

而其介尚或未行輒附賀狀并寫戀嫪萬分之一相望泬寥臨紙馳泝

某風雪殘年中使者以餽歲至嘗草草拜伏竟未知果達籖房與否過年百二十日是閒何限傾倒毛穎輩不任事姑寄一歎比審放纜長江休鞍盤谷執事自宦遊以來販歷中外垂三十年曾無一日得從五畆花竹之樂金山鷗鷺甫此尋盟如負者之息其肩行者之休於樹一時瀟灑比軒冕束縛暌乎遠矣浮雲滿山任其往來太虛真體皦然萬古某歸來兩年處積毀震撼之餘差幸天者之小定自有溪山足以遊釣湯不問其他有詩云日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餘番醉欲知近況此其凡矣念人間清福莫如一閑幸而吾二人皆可以自適獨相去遼絕無從合并江東暮雲長長在眼輒專人奉門墀府居處之槩即辰夏氣方深共惟靜養淳和坐消熱惱神明護持式衎方來川至之福臨紙耿耿

與知吉州江提舉萬項（號古崖）

某兩年乎山中春猿秋鶴木食澗飲益頽然世味之
外者五雲繽紛麾節夾招旙歷勾陳而下青原白鷺
浩有生意某甫與溪倪谷耄額手蒙幸乃大化驅之
出東書就道修民禮公堂下俎豆春風簫韶夜月籍
之以詩書禮樂之光多矣明公以洞庭五老之胸時
雨一路曾未數月春旗霜艘風采軒豁所謂動搖山
岳細事耳少須暇之棣萼棠陰先後釀郁夢寐五緣
衣被八紘持國弟兄盛事再見大江以西之父老子
弟豈得以私我公哉某自解維江滸風濤回薄抵昭
亭下是爲子月丙寅大壞積杇觸手病敗雖日夜爬
梳會肯綮然肓豎浸淫非非劑可藥肘後霍靈公不
我靳則宣殆庶幾乎惟故山松菊沐浴瑞露而朧蜀
之望復切切徵疇昔不至此某日墮倥偬神馳棨戟
甫奉陟隮則已曾皐籍獨不愧於心乎歲將新矣願
言滿頌盤椒對揚綈綠此豈無委嚴立下風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捄民水火之
盛心某實共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
年家中散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

及三十日隔一日糶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饑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行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枋一申嚴之至期却當取稟但四境委有可憂蓋吾州從來以早稻克民食以晚稻克官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並是入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減八九此其所以皇皇也近見多有趍龍泉永新運糴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斟酌放行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惠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口低某嘗答書云廬陵一歛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章貢數無糴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往往相率而趍治國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蓋贛浮橋泄米之令素嚴田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爲贛計不容旁及鄰邦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候得其要領然後大榜境內許人赴贛收糴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復仁明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某自聞琴鶴言歸卽戒筝車擬送别於吉水新塗間初十日始得初八日申時寶翰則知去期甚速始意不可得遂卽抖擻作詩馳詣使艎意必可相及僕自城還則知解維巳三日臨風悵怳如失廬陵四竟皇皇流離入贑過吾鄉者無虛日豈弟父毋又拂衣去之細民嗷嗷皆謂曷不畱我公撫我妻兒婦女一無異辭此卽公論在人心不可磨滅處吾輩仕宦得如此卽無愧漢循吏傳浮雲得喪何足較也某念受壓兩年當使君之行不得往送詩又不達歉負爲何如亟亟元詩并拜此紙從新昌壁弟處借一兵走詣潭府不知紫燕在芝山或在廬山邪引筆馳泝之至大丞相古心老師某不容易上問鈞履丐爲轉道詹依卷卷

賀知吉州黃提舉器之（名鏞）

某竊依使天氷雪深山與猿鶴臥送流年繙故牘於左泉右石間非賜邪每飯牛頃必矯首晝戟下玆審郡揚帝璽節畀天困千里光華一道鼓舞伏惟驩忻欽惟某官眼空四海胸著千秊振代直聲鼓雷霆而

潤風雨鎮浮定力載華岳而繫星辰衣冠紫橐之神仙氣類青原之忠節旌麾一頓草木交輝地私二千石之陽和天溥十一州之福澤璀璨六絲之遺礌碩五袴之歌即賜召還遂高聽履某受廛幸矣公朝念其久廢誤節湘行顛倒綉衣不堪重著陳情丐祠以安菽水之奉尚徼均弘俞音旦夕下俾得醉泉飽蕨水之北山之南地主之賜也於馳賀之次仰布其私干瀆峻清臨楮悚悚

與前人

某日者釋耒山中僕僕湘役走公堂修民禮具申假道之敬蒙王進吏位之堂上再三祖帳殷勤臺隗絡繹視廛坻且絕等至於開心見誠憂愛亹亹一洗世俗崖岸某鄙吝久矣微大雅無以發此意殆未許諸兒覺也小隊出郊追送行遠自違森戟雲樹渺然連日欲作書道歸戀之槩征塵在衣筆硯爲廢偶宿分宜七里殘日八戶輒寫綢繆風濤滔滔婺緯志食金護玉持世道將有嘉賴歸鴈草草尚諶齋襲

賀楊提刑允恭（號高峯）

某昔者望七十二峯於洞庭之南以爲嵩恒岱華類不可易見五峯三市之近皇華臨之遂得以相望下風未見猶旣見矣廼今使帆凌空泝顫石而上僕家去大江濱可四十里天其予之以一日迎見之便慰此平生云胡不喜某茲者伏審庚政告功刑臺建節褰帷而問風俗猶昔四封持斧而行東南干今三命旌旗初動約東一新仰惟某官識透萬微才當八面陽道州撫字之政所謂吏師元刺史參錯之奇可布天下天子以公篤於倫紀使得以便綵衣堂上之奉乃眷西顧如此江水一節常平二節繡斧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平反一咲庶其在此公歸廟朝即與風化一家仁一國興仁尚觀太學之顯效某杜門掃軌知專常後忽里巷父老驩傳明使者將至伏櫪之駑躍躍鉦鼓往事如夢不足細陳某所深自幸賀者三閭風雨託諸提封小人有母繼自今得安於其子之養是則君子錫類之賜服之無斁堂堂在目即聽匪伊朝以書先精神孤往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某昔侍同朝自詭相好茲不得又以繁縟爲踈遠惟
公勿深訝某行吟孤嶼回首吳山烟雨中書郵往來
時從泓穎叙尊仰汰歸深密姓字不到雲霞外分正
如此非於名門有所簡也階符在望徒有稽首某茲
者伏審朱轓春動紫馬星移民樂耕桑簡靜方安於
晉國州稱富庶勤强吏屬於張公兩地送迎二天今
昔恭惟懽慶欽以某官霜明月湛玉潔氷清端嚴有
大臣風澄不清而撓不濁循良入漢吏傳寬有斷而
愛有威小停櫂於天津頻合符於江國歳之不易民
胡以生將甦靑社之飢遂易淮陽之臥竟上爭杜衍
雖去任之良難席前問賈生恐傳呼之已迅自天子
所以我公歸某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
一毫不以爲公私撓獨蒔松百畒日騎牛叩角其間
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嗁鶴嘯各適
其適則某受賜多矣候迎之初不勝依倚謹具劄子
自陳燕雀之私何當嗣狀

某屛居一塵耳目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諗朝
廷爲李祕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椿積賑我廬陵而

賢太守敬共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闊狹分撥米數如發糴之直只依元糴價錢皆旨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爲此計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八縣宰宰若親民若其以實惠及人爲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爲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今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曆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曆中

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往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朋友書信使爲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減吏奸八九分且閭里細微得嘗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此若有管見馮恃莧貰又得稟陳

回吉州西倅賓檢閱全器

某昨歲待罪闕下明公騎鸞驂鳳下我青原相望寥廓不能以時刷翎振家從燕雀來不圖天孫雲錦飛墮几格金聲玉色叅前倚衡固不以既見未見爲間然也某官斂岳翠以爲神氣卷湘水以爲波瀾駕蓮葉而味玉書仙芳纚纚搴芙蓉而弄斗柄道運堂堂長樂鼓鐘西清帷幄轇轕星辰經緯雲漢固其分也風月神螺小此盤礴綠錫方底玉臼遄歸某旦旦爲斯文屬目昨承使者之來卽從修門作意馳謝會匆匆去國出處殊科歸臥悠悠書尺盡廢光陰不堪把玩歲年如許念厚意久不報矍然薰沐祗對主書耕釣一塵五雲在上臨風詹泝之至

回江州李都承與（號南窓闗西人）

某頃風飄回薄自湖入江目穿高牙恨臂不羽一棹從湓浦來五雲絢爛照映清樾對桑落而飲古人之酒擊中流而聞夜覺之雞至今使人意氣激昂借力下風飽我滿腹乃以丙寅視篆菱舍下塵埃抖擻未縣面謝軍將扣門斜封三道突入眼角臺餽使蕃綈袍之私何以持報共惟某官闗洛者俊韓范聲名叅井鉞旗聯寳奎之錯落江淮草木被玉節之昭回吟嘯使樓梅花噴薄老態當道貉子不敢越一步夷猶岸幘蠡管莫涯方面謝不敢覦圭錫以須勒此堂堂赫然不在某湧淚出山落身枵瓠問官官靡閒吏吏荒而民氣則憒憒未醒絲棼莫理如之何其淑後也明公惠念疇昔肘後丹訣其肯爲某愛邪臨風切切亟拂吏坌具酬潦約歲晩寒驕願言金玉體存壽此宗廟社稷之身宣豈無骯髒者三肅以請

某去年在宣州一江上下幸甚數數相聞然猶甚恨者過湖口時不能轉江西四十里拜屏下共登琵琶亭以庶幾英豪之下風也未幾召去又未幾決歸一

出一處爲天下笑知心千里外當亦謂何某比者伏審晉承密旨拜直淵閣詔璽申褒鋒車交趣共惟驩慶某官關西遺老江表偉人崎嶇諸葛之兵間氣吞河渭偃蹇元規之坐處目盡江淮天方祚宋襄戌解嚴公歸本朝坐帷幄老成謀國處置得宜使姦雄代謀兵端不開將社稷實受其福某嫠緯小心一飯三禱昇伏澤山幸不見棄於君子專使遠來持書問勞將意孔厚猿鶴爲驚區區拜高誼而杜門齷齪未知所以爲報也九江未除人想當宁急賢應不俟代某嘉與海內延頸大用倘得衣被餘光遂爲太平安民公賜大矣江空如許執筆菀然相望一方精神馳望

回潘檢閱

某伏以歲華晼晩春事權輿共惟某官鏤玉晶熒凝旒簡汪神之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濃熏鵲尾酬敬牓施曩從集英殿門吾榜得人以執事重海臺沙合雲月相輝至今斗牛猶有光氣顧山林僻左繫鴈悠悠天際碧雲明發不寐千里著目忽照宛陵爲之聳然以喜欽以某官欽崑崙以爲神氣捲滇渤以爲波

濤玉質金相宛乎無自眩之色泉清松茂浩然有難進之風乃今紬石室之祕藏爲籀書而出色視周六典作宋一經南豐以史學稱進裁大典安定非他人比宜在經筵某鶴夢正臞起廢出坎循墻弗獲被命于征郡栩然虛負山凋水瘵處也敏手爬梳猶懼不蔑況不穎之尤者乎不規而傾非所敢望於同年也稟酬崖經寧不嗣音願言努力明德對揚王休有邸亭委戒其敢不肅

回鍾編校堯俞（字君俞號方岩）

某曉汲凍清以贄萬一之謝首手穹兮某兩年山中風月晃朗望太乙光氣九霄吾書無翰不能將一飛到梅花月影忽疑是君而米家第二帖至矣施稠報聊自省歐如尊執事以黼黻雲漢之胸試金玉典墳之手駕輕就重拾級而高跐逢掖之至榮而搢紳之交羨曾子固一裁大典爲史學優胡康侯宜在經筵非他人比某鶴夢正寒大化驅之出自湖涉江風帆回薄四十程乃抵宜山凋水瘵聊兮愁予敏手爬梳猶懼不蔑況不穎之尤者乎高明局外之見何以敎

之滿硯水澌濡毫如帚尚規嗣音以寫繾綣

回吳制師華（號恕齋）

某林慚潤愧貿貿此來亍甚在玉節照臨之末九華山下嗟跌望塵一手雙魚分隔雲漢敢圖下士盛心超越昭代褒報鄭重閎位貌於不有方驚喜未定間五雲寵靈自玉麟堂翩然賁之所施所蒙非敵已以下所可得道德之味流涎盼墨使人之意也消恕齋先生允文允武之才有體有用之學以王謝之衣冠而接風流於江左以性理之講貫而窺閫奧於鄒[illegible]顧今吏道便熟袂帷成雲崇詩書而抑刀筆坐俎豆而行甲兵鐵壁東南公其天人也耶經制酉事常在朝廷錫命師中不如歸家某敢誦所聞某生也晚於一世封胡羯末之勝幸甚皆得下拜而於恕齋識獨早眷尤厚癸亥之望神皋戊辰之倍紫橐又其後來事也今則以列郡而事崇墉何敢仰綴宿胄食芹之美豈無是心非所得儕訴詢臺傀駢羅光照下國自上而施之足以為德某敢不三肅使人恭承嘉貺若夫以往復為禮則誼之所不敢出也謹三薰三沐祇

酬王書干濆清嚴臨風愧悚

回宣州洪倅

某馳想芝山屹立如鸞坡鳳閣代有英刧不負意天惠宛陵朱紱斯皇乃肯共堂下探梅清致亭亭雲月邀我敬山不後不先來存如斯之巧者也伏惟執事日光玉潔之襟灑直準平之度車堅御良之材眞所謂喬木百圍秀色干霄望清都太微之垣維尺有咫課丹峴緹屏之最當階而升胡尚綰於排魚來同看於黃鶴意着康沂之歌愈出愈偉有相之道實界之以藥石楞然郡政之闕者乎思昔潁水霄立其間而正獻以賢行佐理至今談者猶橋舌不下某於鄉之典刑無能爲役而吾執事則真其人也前茅在道旗旆舒舒願疾其驅降此未見至於乘珍委貺鄭甚於先施覺光氣烱烱衝貫斗牛矣懼弗敢當亟鍾鼎而歸於瑤華之側區區肅此瀦篆排冗占酬崖畧是恧

回吳直閣（復齋之子）

某少之時聞東南二石筍玉立九霄陵陽蒼實爲綠野午橋佳處鸞鶴神清縹緲何許老成遠矣尚有典

刑仰惟某官揚休山立之顏日光玉潔之襟文獻堂堂代有英妙未既見只神爽一方某卧青原山中驅馳艮倦上恩俾郡𨔵在鳴呵循走彷徨連符趣辵不量此來未知所以淑後喬木婆娑五雲絢畫尚祈薙誨俾就玉成某遠奉瑤音緘既駢錦先施倒置曾是爲容既什襲巾衍輒鍾鼎以歸太乙之府望履非遙臨風毣毣

與游提刑汝

某以艮月之望舉棹東下江空見底乃章貢源頭[illegible]水怒長未幾光燄五朶與空同雲俱來往颿順風航波瀾之澎湃灑石鍾之清越龍靈張王迄抵雙溪子月丙寅俯抵賤役辦香西望敬謝所蒙明　公卷其十二峰之神氣軒軒磊磊昭耀東南以宰相才學宰相事天下久望其爲家氊出色蠻絲周道肯復倭遲惠露瀼瀼江之民幸矣如溥霖何會有溫綸四輩馳下某不善爲斷得郡復拐至之日視官官靡視吏吏荒民氣憒憒如也爬剔棼絲顧氣力所至終覺五技易窮肘後神奇不敢以望之他人惟故山松菊衣被綠

雲亦以過數別茲隴蜀微惠未涯微疇昔不及此相望二千里外明月此心戀戀側簷掛一漏萬惟青陽時動綈綠光華式金式玉以副前禱此豈無瓻辱戒爲榮

與趙知郡孟適（號菊山）

某頃從南浦亭邊枓撽殷函道所蒙荷且矯首于太乙之府穹林宴坐縹緲絳霄江塗湧湧勞我甯栩執事以玉雪界之精神臨睨八極朝閶風夕玄圃識者猶竊遲之錦衣照道紫淦橫舟蕩漾柳風噓吹竹露淵何樂矣如顒顒望歲者何建亭夜半尺一堂堂畫省紅雲著公高處惟日望之某不善爲斵得郡杇栲以子月丙寅視篆昭亭下視官官靡視吏吏荒洗垢爬痒亦日視吾氣力所至然山凋水瘵非刀圭可療肘後神奇惠微大福某不敢以望他人也焚薙淪雪西鄉來青以謝以祈鼎珍履絇願言金護玉持對揚王休臨風悄結

賀前人得郡守

某昨在宣州拜書亡何客攜琳瑯來京師欣浣如對

匆匆去國不成報襄歸里以來杜門深念又無從嗣音爲謝徒有清夢夜遶金風忽讀邸狀欣審丹鳳揚綸銀莬擁鎮八百岡封爵莫如同姓之親二千石起家共讃惟艮之牧先聲載道闔境爲春伏溪歡忭欽以某官景緯光華仙潢清潤淮南桂樹予無貴介之風李白桃園綽有神仙之韻軒陛宜嘗於三錫轅和肯涖於十同驂惟東野實介南服紅泉碧澗髣髴丹丘白玉紫烟參差綉陌聊商羊於朱紱供衎燕於青昏大宗維翰价人維藩丕動袗襦之喜九卿執燕二公執壁言觀衮舄之歸某辱在眷知助喜百倍既不能振領刷喙從燕雀來謹奉書寄便申慶迓兵當已在道不知開藩消卜何日某尚當屢賀不二歸風馳泝

與趙監丞洪（號平遠）

某乃歲之秋緹騎來山中嶽翠蒼寒琳琅照映章不成報内有歆然寧不嗣音僻左之以世道如許風起雲飛中夜人物之思爲此耿耿上念并絡丹詔起家峽月棧雲先聲浩蕩蓋有望木牛流馬再立武侯之

事業又墜寃茍一意必與南山洎子秀諸公上下雲龍其此光明俊偉之舉縮手袖間臨睨天半此其大本領大經綸政不易灑之野水横舟蒼虬縹緲山君川后日有疏附卽日恭惟台候萬福某漁隱半席自分小休誤渥自天俾壽庚謝舊盟意此是拔抵笭箵之臒耳三辟弗可乃以陽月之望東書出山涉重湖越大江整整四十日抵戍以是月丙寅抵賊事凋城敗屋枵然大瓠耳搔首踟躕望洋氣縮維宜距鄰借隔一雲東望熏香奉尺書候起處惠徼藥石立我沈痾梅花晴昊任匆神馳

慰前人

某昔讀檀弓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後越人來弔其君使之然也伏惟先太傅大丞相冀國公之喪旣有日矣地不千里不能往弔一介奉禮今也而後能來死罪死罪嗚呼皇天祚宋國有元老數百年宗社之靈長千萬里風寒之險要蛟龍在淵虎豹在山屹然長城爲此突兀天乎不使憖遺遽奪之去主上震悼傾動朝野伏想生平甥舘之英俊舊日麾下之將士與

夫三邊之百姓四塞之英豪見碑而淚望城而悲者不能已已矧夫家門之奇禍父子之至情攀擗奈何嗚呼痛哉某生也晚當公佩天下安危分不得勇往執鞭今而追恨則已無及獨念袖有瓣香歸依平生亦既不克爲公壽惟有爲天下慟哭敢西望靈輀揮淚百拜而獻之公而可作尚其我許嗚呼悲哉親喪所自盡也抑先王制禮之意是有節文士君子爲孝之道在於顯揚伏惟執事重致意焉卽日孝履支持某頓首奉狀起居臨紙哽塞

回安福趙宰與擇（號勿齋）

某追記疇昔同到蓬萊慈恩之題杏園之宴吾以故不與焉然同年之情豈以四海九州爲藐然哉王孫乃龍鍾世有翁雲鱗今不遡紫清上岩晃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簾陛晝寂千室鳴絃賓鄰吾父母國人誦子產今其時乎某私獨念今天下豈有可爲之縣縣不可爲而可爲者人如君者以可而臨不可於是知才具之超常流百倍矣長書下貽燁然春華溜若清風與我之厚昭似至情多言不足以殫謝意也某

守郡無補誤遲爲郎縮縮循墻行且歸里常觀棠陰以與邦人共談政化之徹亟推吏塵具報記室揆諸來施不敏流汗

比一馬二僮日在泉石深處聞山外塵埃亦頗作惡坐對浮雲亦開戶笑不自已耳君解墨綬去意紅光紫氣冉冉帝側乃猶盧陵客琅畫至前矍然起仰黃柑紅橘二美并旣杏苑論情我之懷矣冬江雪凋萬里安流目送征鴻如有順帆天際如駛伏楮拳拳中書不中書復字蕪纇併希錫察

回寧國交代孟兵部之縉

某去國之前一二日宣州弛征之命下某旣爲桐鄉百姓頓足起舞卽拜書望雙溪疊嶂爲賢主人賀吾輩讀書臨民正爲今日行志凡此者各盡其分固非相與爲賜也旣汰斥歸里卽閉門不與人事山巔水涯儵然獨往而使者忽持五雲來君子之有情於人也卽問勞之將以厚禮復申其綢繆焉某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也宜人歌舞賢侯之德教冠冕像設祝廣成于二百年令公二十四考益人心之天也某何

人斯偶以一日出位言語乃得因見大夫以自附於去思之義某微德以堪回首碧落山川鬼神猶有餘愧宜敗壞至矣弛之則期會散繩之則撫字虧公折回蟻封從容不迫期年而變古語不誣方今論選表無出潁川右者曷不均弘俾執事樞某一飯三禱使者之歸也謹東望熏祓身心致敬陵峯堂下有月延見父老尚願道山林不忘之私與其所以不敢當之意進之惟命退之惟命某臨書不勝拳拳

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五終